

關於“辯証唯物主义” 和“歷史唯物主义” 二書的討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關於“辯証唯物主义”和
“歷史唯物主义”二書的討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關於“辯証唯物主義”和
“歷史唯物主義”二書的討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編輯、出版

(北京市圖書館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196·787×1092 1/32·5印張·105,000字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45,000 定價：(7)0.44元

目 次

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裏

關於“辯証唯物主义”一書的討論	1
一 在列寧格勒國立日丹諾夫大學.....	耶里米也夫 庫普琴柯 1
二 在烏拉爾國立高爾基大學.....	柯 岡 9
關於“辯証唯物主义”一書的討論	高爾斯基 顧爾金尼則 15
爭取創作完善的辯証唯物主义教材.....	卡爾波夫 米納祥 36
關於一本蘇聯的辯証唯物主义新書.....	魯姆勒 斯列什卡 46
“辯証唯物主义”一書的評論概述	恩·克· 53
關於“辯証唯物主义”一書討論的	
結束語	“哲學問題”雜誌編輯部 73
深入研究列寧的哲學遺產	凱德羅夫 顧爾金尼則 78
歷史唯物主义教材	“共產黨人”雜誌編輯部 101
關於“歷史唯物主义”一書的討論	117
一 在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西洛夫 117
二 在蘇共中央高級黨校.....	馬爾金 135
三 在列寧軍事政治學院.....	斯·姆· 144
四 在莫斯科省黨校.....	阿·茲· 146
五 若干理論教師的批評意見.....	馬什柯夫 范什登 查依采夫 德米特里也夫 153

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裏 關於“辯証唯物主义”一書的討論

一 在列寧格勒國立日丹諾夫大學

今年三月初召開了“辯証唯物主义”一書討論會。出席的有：符·普·杜加林諾夫教授，講師特·阿·卡薩開維契，符·阿·石多福，符·依·斯維捷爾斯基，教員勒·依·葉利契夫，阿·普·卡查柯夫，斯·特·米留痕，勒·依·諾沃日洛娃，研究生符·弗·謝爾尚多夫等人。

發言人一致認為，該書是編寫辯証唯物主义教科書的嘗試，它的出版受到蘇聯輿論界極大的重視。

特·阿·卡薩開維契講師指出，該書注意到了我國科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新的材料，按教科書的形式編成，而不是一本論文集。該書中包括了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流派的批判；並嘗試对辯証法規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表現的特點等加以說明。

特·阿·卡薩開維契也指出了該書的一些缺點。

在該書中，有些原理只是簡單地提出來，而沒有加以闡發。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闡述得很差。哲學的党性問題講解得很不够，对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也沒有加以批判。

在辯証唯物主义是蘇聯科學的基礎一節（第二七至二九頁*）中，僅列举了一些生物學方面的例子。对社会科学

* 這裏的頁數，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的頁數。以下各篇同，不再註明。——三聯書店編輯部

一般說來則沒有加以考察，这样就使得对辯証唯物主义是科学之哲学基礎的闡述帶有片面性質。

在第一章中，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中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實質揭示得不够，馬克思主义的來源問題幾乎沒有說明。

在第二章中沒有說明黑格尔的方法与体系之間的矛盾。在叙述辯証法的基本特徵時，對於辯証法的範疇，尤其像本質與現象這樣的範疇，講得很差。

阿·普·卡查柯夫在自己的發言中指出某些不正確的提法和論點。該書作者們把哲学定义为關於整个世界及其規律的觀點、觀念的總和。这个定义是不確切的。因为现实世界的規律不僅为哲学所研究，而且也為其他科学所研究。况且，任何哲学都是把世界的可知性問題当作自己的一个必要成分的。因此，在哲学這門科学的定义中，也應該包括这一成分。

該書所涉及的基本問題之一，即馬克思主义的產生問題闡發得十分不够。馬克思主义產生的社会經濟前提、自然科学前提和理論前提都沒有得到說明，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中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實質也就沒有被揭示出來。

勒·依·諾沃日洛娃着重指出，關於辯証法的問題，有不少是和它們的發展歷史割裂開來叙述的。在闡明辯証方法第四特徵時，虽然作者們也曾試圖說明創建矛盾學說的歷史，但作得不高明，不成功，並不能使讀者对辯証唯物主义的优越性折服。

按勒·依·諾沃日洛娃的意見，全書總的缺點是材料的叙述沒有邏輯性。譬如，与辯証法第一特徵有關的幾個

範疇講得毫無次序，甚至連把它們聯繫起來的意圖也沒有。

作者們在敘述辯證方法第四特徵時，對於這一特徵何以是辯證方法的核心、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的辯證統一何在等講得不清楚。

勒·依·諾沃日洛娃接着指出：對說明辯證方法第四特徵極關重要的問題，如列寧關於對立面“統一”的相對性和對立面“鬥爭”的絕對性這一原理，作者避而不談，這是極不合理的。作者翻來覆去地講述對立面的“鬥爭”，但對立面的“統一”這一概念卻給完全丟掉了。

符·阿·石多福講師在自己的發言中指出：在“辯證唯物主義”一書中儘管有若干優點，但對理論問題還是沒有加以認真的分析。許多問題的說明是教條式的，遵循着“馬克思主義教導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說”，“科學證明”等等公式。

該書各章結構原則不統一。有時是先給範疇下定義，然後再加以分析，有時則相反。有些段對範疇根本沒有加以分析，只是提一提而已。

該書作者力圖說明，在蘇聯科學中（包括哲學在內）一切問題已經解決，一切答案已經找到；這樣就不能使人創造性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

關於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問題，作者解決得不正確。他們引用關於天體化學構成的統一性的天文學材料作為世界的物質統一性的一個證明（第二八五頁）。但是，化學構成的統一性並不是世界的物質統一性的證明。因為，即使科學證明天體的化學構成是不同的，那也不致有損關於世界的物質統一性的學說。這種看法，對於把物質看作是由不變的相同的粒子所構成的實體的形而上學觀點，是一種討好。

作者所引用的例子，只能使讀者對馬克思主義如何了解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問題更加模糊。世界的統一性問題是離開列寧的物質概念來闡述的，這樣，就使這一問題的哲學意義和物質的自然科学概念混淆起來了。

在敘述馬克思主義關於時間和空間的原理時，沒有提到物理學關於時間和空間的理論——相對論。

接着，石多福指出把本質與規律兩範疇混為一談的不合理。他說，本質與規律兩概念雖屬同類，但不能夠把它們等同起來。

符·弗·謝爾尚多夫指出：物質與意識在認識論基本問題範圍內的絕對對立性和這一對立在這個問題範圍以外的相對性這一系列事理的重要意義，在第九章中只是提出來加以承認而已。

由於這一思想在該書中實際上沒有得到闡發，因而，作者們在以後敘述這一問題時就陷入了錯誤的觀點。

符·弗·謝爾尚多夫指出，第九、第十兩章，由於在敘述上系統性不夠，都需要徹底修改。照他的意見，這本書說明：作者們在某些問題上還遠不能滿足讀者今天對科學著作的要求。因此，符·弗·謝爾尚多夫建議：在編寫新的辯證唯物主義教科書時，哲學研究所能不局限於在研究所工作的一些作者的狹隘圈子之內，而能為編寫新的教本各章組織競賽，使得在其他科學機關工作的哲學家 and 所有的作者都能參加進去，這樣就會大大提高著作的質量。

勒·依·葉利契夫在他的發言中指出了該書的一般缺點。

據他看，該書在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並未消除日丹諾夫在哲學討論會上所揭發出來的那些錯誤。

該書的一個主要缺點是在敘述材料時的教條方式，這表現在該書中一般原理的羅列和事例的堆集上。

作者們都沒有注意到列寧關於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的同一性的指示。對於辯證法之作為認識的方法、作為邏輯，講解得不夠。這一點即使在認識方法的定義本身中也可看出來：“……認識方法，”編者寫道：“應當是事物和現象本身所具有的規律的反映。馬克思主義不是發明了、杜撰了認識自然界的方法，而是在自然界本身中找到了和發現了這種方法：馬克思主義發現了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所據以發展的確定不移的一般規律，而且正是把這些被科學地掌握了規律當做認識客觀世界的方法、改變客觀世界的方法。”（第五二頁）

這麼一來，認識方法既在事物本身之中，那末，問題只在於到自然界本身中去發現這個方法了。這裏沒有考慮到對自然界的積極作用。從上述關於方法的定義中也看不到：辯證的認識方法乃是全部社會歷史實踐的總結，是人類認識活動發展的結果，這個方法，以及整個辯證唯物主義，只有當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進入歷史舞台的時候才能出現。

辯證方法和唯物主義理論在該書中是割裂開來講述的，雖然作者也曾強調不可把方法與理論分開。

該書在敘述中，不僅事實材料多所重複，就是理論問題也是如此。譬如，在敘述辯證法第二特徵和哲學唯物主義第一特徵時，關於運動所講的幾乎完全一樣。作者們不止一次地回到規律性、新事物之不可戰勝性等問題上去。

對資產階級哲學的批判採取單純否定的方式。這是該書的一大缺點。

整個說來，勒·依·葉利契夫對該書採取了否定的態度。

斯·特·米留痕不同意葉利契夫在發言中對此書所作的總的否定的評價。他指出，作者們是完成了一件有益的工作，這本書比之以前出版的各種辯證唯物主義教材是前進了一步。它比它們优越的地方就在於它在闡述中運用了最新的自然科學材料。

然而，米留痕批評了該書的結構。該書敘述辯證唯物主義這門課程的次序，使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許多最重要問題、辯證唯物主義的範疇，跟辯證方法和唯物主義理論的這個或那個特徵人工地聯繫在一起，而得不到全面的闡釋，因而顯得貧乏。斯·特·米留痕認為從唯物主義理論開始來敘述辯證唯物主義才是合理的。

按米留痕的意見，該書的一個大缺點是它含有教條主義的因素。它沒有提出問題，沒有引導讀者對複雜問題的解決進行思考。可是，不僅在專論中，就是在教科書中提出問題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

最後發言的是符·普·杜加林諾夫教授。在談到討論該書結構的問題時，他指出，重編現行的提綱不能是只把辯證方法和唯物主義理論的諸問題在講述過程中加以簡單的位置調換。

該書的優點之一在於：書中消除了以前各種書刊文集的作者們所提出的一些不正確的論點。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先前出版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論文集，曾錯誤地認為，感覺似乎只給我們個別對象的知識，而並不反映現象間的聯繫。這個康德的觀點竟被說成是馬克思主義。這個錯誤的觀點在該書中被消除了。

該書對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基本流派進行了批判。

作者們加進了新的一節，即“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和邏輯”。然而這個問題敘述得不够清晰。讀者還是弄不清楚：是否只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才是邏輯和認識論呢，抑或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都是的。

杜加林諾夫教授接着指出了該書的一些主要缺點。

譬如，在“物質的第一性和意識的第二性”一章中，杜加林諾夫同志認為，對意識問題的論述是折衷主義的，實質上，含有唯心主義的傾向，因為，“意識的非物質性”、“意識的觀念性”等等公式，在他看來，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並且導致二元論。不管作者們在口頭上如何否認這一點，但毫無條件地斷言思維的非物質性總是意味着：除物質以外，還有某種非物質的東西存在。而馬克思主義則斷定：世界上除了運動着的物質以外一無所有。

在論述心理的東西時，僅只強調了心理的東西對物理的東西的依存性，指出了：思維只是與生理的過程相聯系，而沒有注意到：觀念的東西無非是在人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這一原理。

思維是物質的高級產物——大腦的屬性。但是，另一方面，思維又是周圍世界的反映。因此不可把物質與思維等同起來，正如不可把摹本與原本等同起來一樣。原本比摹本豐富，存在於我們之外，而摹本則比原本貧乏，並且只存在於我們之中。

杜加林諾夫教授指出，該書中有些定義和講法太草率，不精確，或者語義重複。譬如，書中把“必然性”定義為不可避免性。給本質這個範疇所下的定義也很失敗、很含糊。把真理定義為對不依賴於我們並存在於我們之外的自然現象

和社会現象的正確的反响則帶有語义重複的性質。

該書作者們在實踐這個概念中，僅只把社會生產活動包括進去，只是講到最後才指出把階級鬥爭經驗也包括進去的必要性。實踐應該理解為人們的全部社會歷史活動。

在第二七頁中作者們斷言辯證唯物主義是蘇聯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為什麼只是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呢？這不是簡單的行文不當，而是一定的錯誤觀點的反响，根據這種觀點，辯證唯物主義乃是自然科學的上層建築，而歷史唯物主義則是社會科學的上層建築，這是不對的，因為，辯證唯物主義乃是整個科學的方法論的基礎。

杜加林諾夫教授在他發言的結尾中指出：同志們的批評意見，對於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教科書的編寫工作是有好處的，該書作者們應該予以重視。

“辯證唯物主義”一書的討論，揭露了該書的嚴重缺點，並表明了：創作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任務還遠未得到解決。

在創作一部完善的辯證唯物主義教科書的過程中是會碰到很多困難的，這些困難只有經過在辯證唯物主義方面工作的全體蘇聯哲學家認真鑽研的工作才能得到克服。各高等學校哲學教研室對該書所舉行的嚴肅認真的討論，對該書缺點和優點的揭發，對於今後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的工作將有所助益。

符·雅·耶里米也夫
依·普·庫普琴柯（列寧格勒）

〔湯俠聲譯自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四年第三期；
譯文原載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光明日報”〕

二 在烏拉爾國立高尔基大学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日在烏拉爾國立大学辯証唯物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教研室會議上对“辯証唯物主义”一書進行了討論。

在教研室會議上發言的教師和研究生指出：“辯証唯物主义”一書曾經試圖給基本的哲学範疇下定义。在該書中初看起來似乎沒有像以前出版的辯証唯物主义書籍中所有的那些过多的引証。但是，正如討論中所指出的，這點並不是用取消引証，而是用取消引証的引号來達到的。

大家發言的重心主要在於批評該書的缺點。哲学科学碩士勒·姆·阿尔汗格爾斯基指出了該書的優點，也指出了它的缺點。他認為該書最主要的缺點是書中有些章節缺乏足够的邏輯嚴整性。例如，在敘述因果性問題之前就沒有对規律性的問題加以論証。

为了貪求过多的事实材料作者們有時对提出來的原理沒有給予足够深入的理論上的分析。这首先就表現在第五章第三節——“量变到根本的質变的轉化的飛躍性質”中，在這裏基本的理論原理是被大量的例子所淹沒了。該書的作者們，對於能否把經由新質要素逐漸積累和舊質要素逐漸衰亡而實現的由舊質态到新質态的轉變叫做飛躍這一問題，避開不作直接的答覆。假使作者們認為：“飛躍是漸進过程的中断”（第一六九頁），那末在第一七六頁至第一七八頁中全部所講的，特別是關於語言的質变那一部分（这种質变是不經過漸進过程的中断而進行的），就会使讀者認為並不是所有的質变都可以称为飛躍。

哲学科学碩士依·姆·苏什科夫認為：敘述辯證唯物主義应当从哲学唯物主义開始。这样就可以帮助讀者很快地弄清楚馬克思主義唯物主义哲学的實質，更深入地瞭解辯證方法和唯物論的統一，以及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唯物的性質。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学唯物主义應該从哲学的基本問題開始，並且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哲学唯物主义全部特徵中把這個問題加以說明，而不應該像該書作者們那樣只在一個特徵中加以說明。

講師勒·恩·柯岡認為，討論一般性的問題的第一、第二和第七各章是書中最差的幾章，尽管在這幾章中有幾節寫得很成功，問題的提法也很切要（例如，第二章第三節）。在這幾章裏重複很多而邏輯性不強。例如，作者們一開始就談到什麼是辯證方法（第九至一四頁），然而關於“方法”這個概念的定義却在下面（第三五至三六頁）才給出，而對“方法”這一詞本身的解釋却放在第五二頁！作者們三次反覆敘述黑格爾的哲学（第一五至一六頁，第四二至四六頁，第二六七頁）。可是究竟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是什麼，讀者却並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

在這本書中一般地沒有談到馬克思以前的哲学。作者們在第八頁斷言：“馬克思以前的哲学學說不僅把理論、哲学同實踐、同勞動人民的解放運動對立起來，而且還把哲学跟研究一定範圍內的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的專門科學對立起來。”但是這種對待全部馬克思以前哲学的態度是不正確的。例如，責難車爾尼雪夫斯基把哲学和解放運動對立起來或者責難“自然研究通信”的作者把哲学和專門科學對立起來就是不正確的。

該書中極其重要的一節，即專門講敘辯證唯物主義的

党性的那一節寫得很差，在這裏只是把原理提出來，而沒有用具體的材料加以闡明。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即在該書再版的時候應否把緒論性的幾章（第一、二、七章）合併為一編緒論，這樣也許可以避免重複，而更深入地、更詳細地闡述馬克思主義對以前全部哲學的態度。

該書作者們曾試圖揭示出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基本規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作用的特點，柯岡同志對此予以積極的評價，但同時，他又認為這個嘗試作得並不十分成功。譬如，在第三章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現象聯繫的特點”一節中，所講的並不是這一辯證法規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作用的特點，而是對於某些具體聯繫（生產與消費的聯繫，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聯繫）的特點的分析。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矛盾的性質一節也是不能令讀者滿意的。

哲學科學碩士符·勒·卡福立羅夫認為：該書中沒有揭示出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全部特徵的深刻的內部相互聯繫。可能性與現實性一節寫得很差，在這裏關於社會生活中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的過程裏客觀條件和主觀因素之相互關係問題闡述得很不夠。卡福立羅夫同志還指出該書沒有說明“進化”與“革命”的概念跟“量變與質變”的概念是處在怎樣的一種相互關係中。

講師格·德·蘇里仁科在他的發言中批評了第七章中馬克思以前唯物主義基本形式發展的歷史。書中只是對於個別的哲學家作了簡略的介紹，而沒有對馬克思以前唯物主義每一基本形式的歷史特點加以概括的論述。對唯心主義的認識論的根源揭露得很不夠，在這裏作者們只限於分析客觀唯心論的認識論的根源，而把主觀唯心論忘記了。

按照蘇里仁科同志的意見，講述辯證唯物主義應當從

辯証方法的論述開始，而不应当像蘇什科夫同志所主張的從哲學唯物主義開始。

高級教員阿·弗·柯斯明科指出：該書曾試圖揭示出辯証法規律在無機界、有機界和社會生活諸現象中作用的特點。但是這一點並不是隨時都成功地作到了。譬如，在論述量變到質變的過渡問題時，對這一特徵的說明就很差。柯斯明科同志認為，給哲學範疇下定義，不應該在說明這些範疇以前而應該在說明以後，把定義作為所論述的材料的結論。

研究生符·普·維克托羅夫指出：第七章“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是對客觀現實的唯一科學的解釋”中正確地指出了唯心論和宗教的聯繫，但對唯物論的歷史同時又是無神論的歷史這一點卻強調得十分不夠。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在與宗教反動勢力進行鬥爭中的作用沒有充分地顯示出來。

在闡明世界的物質性和物質發展的規律性問題時，正如研究生普·阿·費德琴科所指出的：作者們沒有援用最新的科學材料，來證明世界在空間和時間上的無限性。

教研室主任姆·恩·魯特開維奇講師在結束討論時指出：除掉該書的優點以外，書中嚴重的缺點也被揭露出來了。

該書的主要缺陷在於：書中對解決辯証唯物主義的問題缺乏創造性的精神，沒有徹底根除教條主義和引經據典的習氣。

該書的第二個根本缺陷在於：作者們不善於充分深入地概括現代自然科學材料。實際上，該書只是企圖用自然科學中新的事實材料為例證來說明辯証法的原理。

最後，按姆·恩·魯特開維奇的意見，該書的第三个主要缺陷是在闡明辯証唯物主义的許多根本問題上的折衷主义和計劃的欠周密，致使有不少的重複現象。

魯特開維奇同志指出了这些一般性的缺陷之後，進而對个别問題提出意見。

該書的作者們毫無根据地企圖在關於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關係的問題上“修正”恩格斯。从該書的文字裏应当得出这样的結論：即必然性似乎不是經常通过偶然性而顯現出來，而是能够以“純粹的形式”顯現出來。可是恩格斯說：必然性通过偶然性的形式顯現出來，而这是完全正確的。

在該書中關於民族語言的產生講得很不確切。似乎在由部族向民族过渡時，必定要發生語言中的質變。这一觀點其实就是回復到馬尔的觀點，即認為語言在社会革命時代要發生質的飛躍的觀點。因为由部族向民族的过渡是和由封建主义向資本主义的过渡相吻合的。

該書斷言：只有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才可能有对抗性的矛盾（第二一九至二二四頁）。我們必須具体地歷史地來對待这一問題。譬如，在一定的条件下帝國主义者集团之間的矛盾难道不能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並且在實踐上甚至比資本主义陣營和社会主义陣營間的矛盾更为劇烈嗎？

魯特開維奇同志指出：“世界及其規律的可認知性”一章中缺乏邏輯性。作为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基礎的實踐的作用，当作者考察了這兩個認識階段之後才得到說明，而關於實踐是真理的標準这一問題（这一節就是以“實踐是真理的標準”為題的），在我們還沒得到什麼是真理這一問題的回答以前就已經知道了。魯特開維奇同志同意苏什科夫